



浩气长存黄崖洞

成石

黄崖洞位于黎城县城北45公里黄崖洞镇上赤裕村的深山之中，因这里悬崖陡壁皆为黄色，悬崖上有一天然石洞而得名。抗战时期，这里曾是华北八路军总部最大的兵工基地，发生过震惊中外的黄崖洞保卫战。

初秋时节，我慕名而去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5月成立军工部，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的指示，将设在榆社县韩庄村的总部修建所转移到黄崖洞，扩建为当时华北敌后我军最大的兵工厂。从此，地势险峻的黄崖洞成了我抗日根据地创建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，年产的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，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

黄崖洞兵工厂的蓬勃发展，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1941年11月11日，日寇三千余众进犯我黄崖洞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奉命保卫黄崖洞兵工厂。黄崖洞三面绝壁，仅有狭窄的山道通向外界，兵工厂就隐藏在悬崖峭壁之间。为了有效地阻击敌人，左权副参谋长在进洞的山道上精心设置了地雷阵和防御工事，以抵御敌人的侵袭。

黄崖洞保卫战打响了。起初，日军派出飞机轰炸，但险峻的山势使敌机找不到轰炸点，只能在山谷中盘旋。随后，日军又用重炮轰击，岂料岩石崩塌，反而阻挡了进攻路线。日军只好轮番进攻，遭到了我军顽强的阻击。然而，日军并不甘心失败，继续疯狂地向山崖上猛冲。

黄崖洞战火弥漫，我军战士斗志昂扬，敌尸横野……

在这次保卫战中，黄崖洞水窑口的战斗最为激烈。敌人连续进攻4天，也没有攻入阵地。他们改变了战法，使用了最毒辣的手段，向我前沿阵地发射喷火器和燃烧弹。顿时，整个阵地烈火熊熊，烟雾腾腾。我特务团八连八班班长王振喜在敌人趁机涌来的情况下，率领战士跃出工事，带着满身烈焰向敌群猛烈射击、投弹，与敌肉搏，毙敌70余

人，直至壮烈牺牲。

17岁的小号手崔振芳，入伍时渴望参加八路军打鬼子，却被分配了小号手的工作，心里起初很不情愿，领导讲了军号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后，他才欣然接受。在黄崖洞保卫战中，崔振芳独守瓮圪廊阵地。瓮圪廊是个险峻的雄关险隘，两侧的崖面几乎达90度，真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崔振芳利用天然的险要地形，一次次吹响了冲锋号，孤身战斗在陡崖上，投出了100多枚手榴弹，炸死敌兵数十人。最后，崔振芳被弹片击中，壮烈牺牲。

经过7天7夜的艰苦鏖战，八路军终于击溃了日寇的疯狂进攻。日寇在溃逃时，又落入左权副参谋长精心布置的口袋阵里。伏击战打响了，日军士气低落疲惫不堪，不敢恋战，经过半小时的战斗，便全面溃散，被击毙300余人，剩余之敌纷纷逃向黎城。我军又乘胜追击，迫使敌人弃城而走，退往潞安。最终，我军成功收复了黎城。至此，黄崖洞保卫战胜利结束。

黄崖洞保卫战中，我军毙伤敌人1000余名，保卫了兵工厂，以敌我伤亡6:1的战绩，载入了我军的抗战史册。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“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”的光荣称号。黄崖洞保卫战打出了八路军“小米加步枪”的威风。

黄崖洞之下便是青松掩映的烈士陵园。

烈士陵园中矗立着一座7米高的纪念碑，是1942年9月18日所立，碑上刻有43名烈士的英名和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、当年保卫战的指挥者欧致富同志撰写的碑文。1971年又修建了黄崖洞保卫战殉国烈士纪念馆，上书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8个大字。纪念碑后拱顶圆形的烈士公墓里，安葬着黄崖洞保卫战中英勇献身的死难烈士。黄崖洞纪念馆以大量的珍贵史料、实物和照片，再现了当年兵工厂的原貌和保卫战的壮烈场面。

战火硝烟早已散去，革命英烈却浩气长存！

这是一张尘封了整整80年的老照片。照片的背面没有注明年月日，母亲说，这是抗战胜利那天，在太原县（现太原古县城）照的。照片上从右往左，依次是我23岁的大姨（母亲的堂姐）、19岁的母亲和我16岁的二姨，最左边是她们6岁的小侄子。

据母亲回忆，抗战胜利那天，太原县里热闹极了，比正月十五还红火。人们欢欣鼓舞，纷纷走上街头庆祝抗战胜利。张家三姐妹也领着侄子，从1公里外的南城角村赶来凑热闹。

太原县城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城。以十字路口为中心，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至城门，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道街。并不宽敞的街上，看热闹的人群挨肩擦膀，参加巡游表演的有武术、高跷、龙灯、旱船和秧歌，他们沿街行进，表达着欢庆胜利的喜悦。

张家三姐妹牵着一个6岁的孩子，又想看热闹，又怕把小侄子挤丢了。她们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拥挤着，不知不觉中，到了北街的关帝庙前。街边的高台阶上早已站满了人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，三姐妹好不容易挤上台阶，被人潮一拥，挤进了关帝庙旁边的照相馆。

老板见进来三个姑娘，以为是来照相的，便殷勤地迎了上去。三姐妹解释说，她们是不小心被挤进来的，暂时在这儿待一下，等人少了就走。可老板真不愧是个生意人，他竭尽说服之能事，热情地向三姐妹介绍，他照的相如何如何的好，技术如何如何的高。他看三姐妹犹豫，又说，既然来了，就照一张吧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小鬼子投降了，以后咱老百姓就能过安稳日子了，照张相庆祝抗战胜利。最后还是大姨作主说，抗战胜利了，照一张作个纪念吧。

姥姥家不是很富裕，三姐妹穿得都很普通。老板看着三姐妹的穿戴说，我这儿有旗袍，给姑娘们扮上，既要照，就一定要照好。三姐妹怕租衣服多花钱，就摇了摇头。老板说，为了庆祝抗战胜利，今天租衣服就不另收钱了。于是，在老板的导演下，三姐妹都换上了旗袍，然后按大姐、二姐、小妹从大到小一字排开，大姨和母亲还戴上眼镜，拿上折扇。俗话说，人靠衣装马靠鞍，张家三姐妹穿上这行头一扮，还颇有点大家闺秀的风范和气派。照片取出来后，无论是画面的安排，还是清晰度都挺好，三姐妹很高兴。

后来，大姨嫁到了太原市区，母亲嫁到了本村，二姨嫁到了离家十几里地的西寨村。如今，三姐妹都已故去，相片上的那个孩子（母亲的侄子，我的二表哥），如今也已是80多岁的老人，现儿孙满堂，正颐养天年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

一位“90后”的红色情怀

乔进波

“乔姨，我的事迹被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报道了。”

“乔姨，我的事迹被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道了。”

……

这个称我“乔姨”、隔三岔五在微信上向我报告动态的，是1991年生于代县峨口镇的小伙子武凌宇。他与我外甥同龄，因痴迷历史，常向我姐——他的历史老师请教。这份对历史的热忱，后来成了他追寻红色记忆的起点。

2019年6月，我在公众号上读到《跨越近一个世纪的追寻》，这篇记录三代人追寻抗战记忆、为烈士寻亲的文章，正是武凌宇所写。他说，这个公众号已陪伴他近十年，核心就是“让英雄魂归故里，让烈士得告慰”。

这份执念，源于刻在家族血脉里的伤痛：武凌宇的太姥爷孟兰芝，1890年生于繁峙县泽萌泉村，1936年加入牺盟会，后任繁峙县情报站站长，1941年因奸奸告密被日寇杀害。他的姥爷孟生保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便奔波各地为烈士寻亲，还多次接济烈士亲属。

武凌宇从小随姥爷在矿区宿舍长大。6岁时，他听到太姥爷的故事，初中时走遍代县、繁峙等地，见烈士塔上数百个无照片的名字，便萌生了“为他们

找遗照、寻亲”的想法。2010年考入山西煤炭学院后，省城图书馆的文献、太原南宫旧货市场淘来的日军侵华影集，都成了他寻找线索的研究素材。

与姥爷的“线下奔波”不同，武凌宇善用网络，甚至从日本购买过日伪时期的资料，再顺着这些线索实地寻访。

2013年参加工作后，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、大部分工资都投入到抗战历史研究中。为购买资料，他变卖了母亲为他结婚准备的金手镯；后来更是辞去工作，专职投身这项事业。

“当年，他们为了我们牺牲；现在，我只想为他们做几件事。”这是武凌宇的心声。如今，他已是吉林省中共磐石市委党校的一名教师，红色接力棒在他手中继续传递。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曾经唱过的战歌再唱一遍，教给子孙唱；曾经杀敌的故事再讲一遍，讲给后代铭记。如今，忻口战备窑洞寂静无声，204高地下的小路早已绿树成荫。看着武凌宇，我由衷地感到欣慰——红色情怀从未褪色，就像阳明堡湛蓝的天空下，陈锡联将军题写的“夜袭阳明堡飞机场遗址”纪念碑矗立在青纱帐中，曾经的战场，如今已是乡村振兴的希望热土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